

韓昌黎全集

冊七

卷之三

三

昌黎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田橫初為漢將灌嬰敗於垓下

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帝聞

齊人賢者多附橫恐後有亂乃使使赦

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

陽至尸鄉置遂自到令客奉其頭從

使者馳奏高帝流涕自到從之禮葬橫既

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到殺之其史無

在嘗取公此文於楚辭而晉為汴州纔

宰相如董晉亦未足言而晉隴西公而

奏愈從事愈始終感遇語稱隴西公而

不姓後從裴度亦謂愈知已然度亦

終不引愈共天下事故愈躊躇發憤太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

諸本或

作十九年九月十一日字如東京或作東如京洪

慶善曰東京洛陽也公以貞元十一年出長安至河

陽而後如東都也十九年秋則公為御史是冬即貶

如京也方從閣杭蜀本公作東如京道橫墓下以入洛

尸鄉洛陽東三○今按洪慶善作如東京及考歲月

皆云東氏亦以京為洛陽但據三本必欲作東如京

洛陽東者論之則須別考它書只以洛陽為東京則直謂

言東則不可乎其理又甚明若據元和郡國志則河陽

義高能得士心下有字或有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

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

之所稀孰為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

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

從誰死者或作死而生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

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鏗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寶者天之或作寶昔闕里之多士

孔聖亦云其遑遑閣杭無其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

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皆非閣杭作

蹠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集韻靈良反按享字

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申以商造茲新

音承久長聲氣遠條鳳鳥翔神夕掩虞蓋孔享享作

平聲退之叶韻

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

史於藝文立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縣

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

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

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治上有

往字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

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

呂汲公本如此方從閣杭苑粹辭進下即屬鄉縣至

者袞下又有故宰相字下乃屬有名至其民又屬親

與云云顛倒錯亂全無文理而方云三本如不此不當

輕改其蔽如此今定从呂本方主下有三人字鄉縣作

有可鄉則尚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或宴或作預或疑與如字

而之下當時未幾皆化翕然傳建新傳中初起為福建觀

有俱字時未幾皆化翕然傳建新傳中初起為福建觀

講導與為客主均禮觀游燕享與焉由是俗一章親加

貢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

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貞元八年詹與公同舉進士自

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

文進者也因廉使李公鏞興啓庠序請獨孤常州

及為記中辭云縵胡之纓化為青衿其兄藻與友

歐陽詹繼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

之前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
貞元閒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巷閒
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或有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
舉進士聞詹名尤甚余下或有年十九字聞或有則
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

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

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

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

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凝

凝然音逆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

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

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公為徐州節度推官詹為國子監四門助

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

或無監字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

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作以或作而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

母榮也有得或作在得或無於是雖其父母之心亦

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

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

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或作朋友朋雖詹

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為之

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誌之傳或作之說或作之以傳

于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作悲哀悲

○今按上文已連有兩哀字不應如此求仕與友兮

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

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

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

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親視或飲

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孔既或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齊

高作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

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益或救推

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哉下或無兮字

題哀辭後

或刪此四字作題歐陽生哀辭後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劉伉姓名

僅見于此他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

崔羣羣與余皆歐陽生友也有友之字或哀生之不得位

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

君喜古文或無書字字一作無伉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

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志益堅或無凡愈志字

之爲此文蓋哀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哀一作痛又懼其

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

文耳其志上或雖字然字下或有苟愛吾文必求其義入

陽生矣必時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

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

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乎或作於方無道字即不

成文矣古之道不苟譽毀於人此下或有實也十一字

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一舉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為校

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歿蓋貞元

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公嘗

與崔羣書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

怒居何故而憐邪怒或有邪字居或作思怒下胡喜厚其

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

邪蒼或無蒼字抑蒼茫無端而暨寓其閒邪寓於字或死者無

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或無

或無之字或有之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

其容此句或作如處其旁非是烏虜遠矣何日而忘

烏虜或作嗚呼

祭穆員外文為崔侍御作晁本篇首題云維

酌之奠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方云

豈穆員邪舊傳員卒檢校員外郎杜亞

留守東都辟為從事皆與此文合新傳

員終侍御史故晁本稱端公也穆員字

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

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愬無傳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或作避盜來攻

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如或作無

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峻或作俊我鈍而頑道既

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知其或作可而於

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貞元五年十月

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

校員外郎愬時亦為亞所辟

留守無事多君子僚

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烏鳴之朝我轡在手

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嘯或作咏或以

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復我或作我復○今按下

當專指穆也終日以語以或與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

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福赫赫

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

何悲曲或作直或皆作可皆非是二上懷主人王非是內閔

其私閔或作閔或皆作可皆非是進退之難君處之宜君或作是既釋

于囚令狐運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入會盜劫輸

怒張弘靖鞠其事無之亞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

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

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其疑當不日而

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

并經一作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或失

哭作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為陽山令過郴州識李使君有

李員外寄紙筆及魚之短韻也其生平契

筆之雙貿投文筆尤雄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文苑此篇首題云維

元和元年歲次景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云云使君員外三兄之靈考之唐曆皆合古

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

之足究何或當貞元之癸未貞元十九年今按癸未者

也惕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

貴部而西邁邇清光於暫覲於或言莫交而情無由

莫或作若或作既不賈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遐或

窮遐或作遐荒徒或作圖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

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直右切苞黃甘

而致貽獲紙筆之雙賀李員外寄紙筆云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投义

魚之短韻韻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媿韜瑕而舉秀埃新命於

衡陽費薪芻於館候公在衡山之陽貞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椽江陵待命於

郴空大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

煩腸以清耐作以一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

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啾或作湫選閉君賦管啾啾而並奏得恩

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或作寃輟行謀於俄頃見秋

月之三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音溜前漢宿留海上史記宿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

縞紵以託心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獻紵衣焉見左氏襄公二十九

年示茲誠之不謬授或作援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

晝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捐

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疎遂承凶於不救承或一作

而作見明旌之低昂明諸本鄭注云神明之旌尚遲疑

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盃而哭柩美夫君之為

政不撓志於讒構撓或作撓或作撓遭辱舌之紛羅獨

陵晨而孤雛陵一作凌彼儉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託或車

作年○今按後漢書馮衍出妻書云詞語百車韓蓋用此作年非是洞古往而高觀固

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

來哉辭以為侑尚饗

祭薛助教文公達字大順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丙寅作景寅

寅避唐諱也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散墓志石本太學助

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

昌黎先生集 二十一 七 中華書局聚

靈繼下或有等字薛君之靈 晁 嗚呼吾徒學而不見

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

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

門來或作東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

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員外文張季友也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庚承宣邢冊等六

人者皆與張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時陸贊典貢舉故文有司我明試時惟邦彥

誌之語詳見公誌其墓云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

十三員外之靈文苑作元和十年晁本考功郎中和十

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功員外郎庚承宣河中節度判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六人

皆張季友也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

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遊旅宿其歡甚焉出言

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
餘歲存皆表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之中宵
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作今者或懿德柔
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瘖避職妻子不
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
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託嗣或天維不仁酒食備設
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以視諸誅尚饗

祭河南張員外文

貞元十九年冬公與張署
自御史俱出南方為令明

年順宗即位俱徙江陵故凡道塗經涉
唱和契闊皆具此文公方從晉公討蔡
祭其在元和十二年八月
歎張之行洽則詳於公誌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
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
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或無守太子
右庶子字貞元十九